

扎
拉
嘎
著



BIJIAOWENXUE 比较文学：

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

WENXUEPINGXINGBENZHIDEBIJIAOYANJIU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巴音巴特尔
包金柱
封面设计/王同亮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ISBN 7-5311-5236-3
G·4757 定价(精装):18.60 元

1207.912
6

1207.912
6

比较文学：
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

扎拉嘎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扎拉嘎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11-5236-3

I.比... II.扎... III.比较文学—蒙古族、汉族—中国—清代 IV.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309 号

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

扎拉嘎 著

出版·发行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

开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 10.75

版本 /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1100 册

社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电话 / (0471)6961597 邮编 / 010010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311-5236-3/G·4757

定价(精装):18.6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前言：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与意义·····	(1)
导论：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	(7)
第一编：文学翻译中的主体选择与创作萌动	
——汉文小说蒙古文译本研究·····	(54)
一、汉文小说蒙译活动概观·····	(54)
二、阿日那与他的蒙译本《西游记》·····	(58)
三、《水浒传》蒙译本二种比较研究·····	(69)
四、乌兰巴托蒙译本《今古奇观》研究·····	(82)
五、汉文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述略	
——兼与满文译本书目分类比较研究·····	(109)
第二编：蒙古族话说过中原——故事本子新作研究·····	(131)
一、本子故事与故事本子新作述略·····	(131)
二、蒙古史诗传统与汉族演义小说的结合	
——《五传》论略·····	(138)
三、蒙古族花木兰故事——《平北传》·····	(159)
四、蒙古族杨家将故事——《紫金镯》·····	(172)
五、汉族小说《粉妆楼》的蒙古族续集——《寒风传》·····	(178)
第三编：蒙古题材长篇小说的诞生	
——尹湛纳希的蒙古文学重构活动·····	(184)
一、尹湛纳希生平述略·····	(184)

二、《红楼梦》影响下的言情小说创作	(190)
三、融蒙汉文史料于一体的《青史演义》	(205)
四、重构蒙古文化精神的理论探索	
——《青史演义·纲要》与杂文创作	(224)
第四编：这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	
——哈斯宝与他的文学活动	(237)
一、哈斯宝的生平与文学翻译活动	(237)
二、哈斯宝的文学批评活动	(247)
附：哈斯宝生平考略	(266)
结语：汉族文学影响与蒙古族文学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	(285)
附录一：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的发展	
——论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	(294)
附录二：参考书目	(329)
后记：梦幻、细雨、秋风	(336)
再后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38)

前言：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与意义

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是在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中，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所包含的文学现象很广阔，所涉及的作品数量也比较多。

如果从类型上划分，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在清代，不仅《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名著，曾经被翻译成为蒙古文，而且如《今古奇观》等短篇小说集，《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粉妆楼》、《英烈春秋》、《前七国》、《西汉演义》、《东汉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狄青平南》、《施公案》、《济公传》、《侠义传》等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小说，以及《二度梅》、《蝴蝶媒》、《全缘楼》、《薄命图》等言情小说，也被翻译成为蒙古文。这些翻译到蒙古文的汉文小说，在清代一般以手抄本形式在蒙古地区流传。其中，有些小说曾经被多次翻译为蒙古文，如《三国志演义》、《今古奇观》、《水浒传》等。还有些小说，在翻译过程中，按译者意愿进行较大的增删和改写，如《水浒传》、《粉妆楼》、《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今古奇观》等。在清代，汉文小说被翻译成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蒙古族是数量方面最多的，也是译本最丰富多彩的。

其次，是模仿汉族小说译本，创作以讲述中原故事为题材的蒙古故事本子新作^①。这些由蒙古族文人创作的故事本子新作，借鉴汉文小说的创作方法，学习汉文小说的艺术技巧，吸收汉文小说的情节和

① 关于“故事本子新作”的概念，参见本书第二编“本子故事与故事本子新作述略”一节。

题材，描写出蒙古文人想象中的内地战争故事。恩和特古斯为推动蒙古族说书事业，将汉族“说唐”与蒙古英雄史诗融为一炉，写出的《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契僻传》、《羌胡传》等著名“说唐”系列长篇故事，是其中的代表作。

第三，是在汉文小说的影响下，取材蒙古族生活和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诞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尹湛纳希创作的长篇小说。尹湛纳希借鉴汉文章回小说，创作出著名的《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开创蒙古长篇小说先河，成为近代蒙古文学的一座高峰。

第四，是在汉族文学批评影响下，蒙古族小说批评活动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是哈斯宝。他曾经翻译《今古奇观》和节译《红楼梦》，编译《唐宫逸史》和《唐宫逸史补》，并吸收金圣叹、张竹坡、张新之、王希廉等人评点《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进行了独特评论。

第五，是受汉族格律诗的韵律和风格的影响，出现了古拉兰萨和贡纳楚克等模仿汉文律诗的蒙古族诗人。他们将汉族律诗的某些特点移植到自己的蒙古文诗歌创作中，写出一批忧国忧民，批评时弊，抒发个人感情的诗作，在蒙古族诗歌创作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

第六，在清代，蒙古族接受汉族文学的影响，不局限于书面文学，而且扩展到口头民间文学。正是由于受到汉族文学影响，蒙古民间艺人在说唱英雄史诗基础上，推出新的说唱艺术“本子故事”。“本子故事”在题材方面，主要来源于汉族讲史、演义、公案、传奇等小说的译本，以及模仿汉文小说译本，由蒙古族创作的以讲述内地历史、传奇为内容的故事本子新作。艺人在说唱“本子故事”时，既保持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艺术传统，又包含大量内地文化信息，体现出异地风情，从而在二者的结合中征服听众。东南部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歌，特别是叙事诗，也受到汉族文学影响。这些民歌和叙事诗中，如同本子故事，出现大量汉语借词，显示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

第七，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中，还应该包括一大批用汉文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如梦麟、博明、和瑛、松筠、柏葭、裕谦、瑞常、倭

仁、法式善、崇绮、明安图、那逊兰保、旺都特那木济勒等^①。他们之中有些人，从祖辈开始连续几代生活在内地，接受内地文化教育，因此写出的作品在风格方面，与内地文人已经比较接近。也有些人出生在蒙古地区，后来因为某种机缘来到内地，写出的作品仍然保留浓郁的蒙古族民族特色。还有些蒙古贵族，在家乡已经受到蒙汉两种文化熏陶，常年奔走于家乡与内地之间，在诗作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法式善、那逊兰保和旺都特那木济勒等人，可以分别作为这三种类型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代表。此外，据许多学者考证，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也是蒙古族。他的祖先，还在元代便移居山东，到蒲松龄已降数十代，都生活在内地，接受汉族文化教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风采，瑰丽的想象，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中的名著。

第八，在清代，蒙古族文化人还为保存汉文典籍做出重要贡献。《红楼梦》的一部重要手抄本，即《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是由蒙古族收藏和保存下来的^②。这部《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在《红楼梦》版本研究和文字校勘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本。在这部《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中，留存大量的批语。这些批语基本上属于“脂批”系统，对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艺术成就，思想内容，有重要的价

^① 梦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十年进士，有《行玉堂诗集》等传世；和璞，字润平，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有《易简斋诗钞》等传世；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红旗人，有《西招纪行图诗》等传世；柏葰，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六年进士，有《薛荔吟馆诗钞》等传世；裕谦，字鲁山，博罗氏，蒙古镶黄旗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有《勉益斋偶存稿》等传世；瑞常，字芝生，石尔德特氏，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道光十二年进士，有《如舟吟馆诗钞》等传世；倭仁，字良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有《倭文端公遗书》等传世；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红旗人，同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八·崇绮列传》称赞他“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著名数学家；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属满洲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有《梧门诗话》等传世；那逊兰保，字连友，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嫁清宗室恒恩，有《芸香馆遗诗》等传世；旺都特那木济勒，蒙古兀良哈氏，有《如许斋公集》等传世。

^② 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向记者讲述，《红楼梦》的这部珍贵抄本，由其父那复礼先生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捐献给北京图书馆。那复礼先生系内蒙古赤峰市（清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收录有吴恩和、那复礼撰写《贡桑诺尔布》一文。贡桑诺尔布晚清时曾任喀喇沁郡王，民国期间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贡桑诺尔布的父亲旺都特那木济勒，曾任喀喇沁亲王衙门。旺都特那木济勒的父亲色伯克多尔济，曾任喀喇沁郡王。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纲要》中，曾称色伯克多尔济为前岳父。据旺都特那木济勒在其《如许斋公集》中说，色伯克多尔济生前喜藏书，每从京城回到家乡王府，要带回上千册图书。《红楼梦》早期抄本多为《石头记》（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梦觉主人序本即“甲辰（1784）本”之后，逐渐使用《红楼梦》这个书名。《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用《石头记》这个书名，说明它的传抄年代较早。《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前八十回属于“脂评本”，其中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是根据“程甲本”抄补的，后四十回也是抄自“程甲本”。因此，估计它是乾隆年间的抄本。这个抄本是有可能在色伯克多尔济时代，被收藏到喀喇沁右旗王府的。

值。《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长期被保存，不仅是蒙古族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贡献，同是也说明蒙古族还在《红楼梦》问世之初，便与它结成不解之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曾发现数千册曲艺抄本。经专家鉴定，这批数量惊人的曲艺抄本，原来是蒙古车王府的藏本，因此被称为“车王府曲本”^①。这批曲本，包括戏曲、杂曲、鼓词和子弟书等各种体裁，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具有重要文化历史价值。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评价说：“车王府曲本包括戏曲、曲艺两部分抄本，合计将近 2000 种，5000 册，可说是未经发掘的民间通俗文艺的巨大矿藏。从文化的角度看，它为我们提供清代由盛而衰阶段的民情、风俗、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从戏曲史的角度看，它填补了昆腔高踞剧坛到京剧代之而起的一段过渡期间的空白。单就这两点说，它在近代的发现，将可与安阳甲骨、敦煌文书并提。”^② 蒙古王府本《红楼梦》与“车王府曲本”，如同一对璀璨的明珠，从一个侧面证实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深远幽微，证实清代蒙古族文化人的艺术鉴赏能力，他们对中国文学史上这两个重大文学现象的独具慧眼和独特贡献。

第九，探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时，还必注意到在清代，曾经有一批汉族学者致力于搜罗、翻译、保存和研究蒙古文化典籍。钱大昕、顾广圻、叶德辉等人关于《蒙古秘史》的抄录、保存和刊印，李文田撰写《元朝秘史注》；《蒙古源流》在乾隆朝被翻译为汉文，沈曾植撰写《蒙古源流笺证》，张尔田撰写《蒙古源流校注》；洪钧撰写《元史译文证补》，魏源撰写《元史新编》，以及王国维等人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和钩沉，都十分著名。《蒙古秘史》乃是古代蒙古史学和文学的开

① 据一些学者考证，该“车王”系清代喀尔喀蒙古赛因诺颜部之车登巴咱尔亲王。其高祖策棱，尚“圣祖女和硕纯慈公主”，康熙三十一年授三等轻车都尉，四十五年赐子品级。六十年，授札萨克。雍正元年，特封郡王。九年，晋封和硕亲王，授喀尔喀大札萨克。十年，赐号超勇。乾隆十五年薨。长子成衮札布袭札萨克亲王。成衮札布，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乾隆三十年，袭札萨克亲王和硕王，乾隆三十六年卒。第七子拉旺多尔济袭札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尚高宗女固伦和静公主，嘉庆八年，仁宗在顺贞门，遇刺客，在侍卫被创的时候，拉旺多尔济将刺客“获而诛之”。嘉庆二十一年卒。其后巴彦济尔噶勒袭札萨克亲王，当年卒。其后车登巴咱尔袭札萨克亲王，咸丰二年卒。其后达尔玛袭札萨克亲王。其后那彦图在同治十三年袭札萨克亲王。以上见《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三·策棱列传》，中华书局版第 10378 至 10383 页；《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一·藩部四》，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4433 页；《清史稿·卷二百十·藩部世表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8575 至 8577 页。

② 王季思《安阳甲骨、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见刘烈茂、郭棻锐等著《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山之作，亦是世界文学和文化史中的瑰宝。《蒙古源流》也是一部兼有文学和文化价值的蒙古历史名著。《元史译文证补》择译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等有关著作中的蒙古史资料，独立成书，其中有很多关于蒙古早期状况的传说故事，如《化铁熔山》等。魏源撰写《元史新编》，是“有感于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革命，遂引正旧史撰成此书，以总结元代兴亡之教训”^①。这与同时代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创作《青史演义》，是存在某种程度共同的社会和思想根源的。上述学者，虽然主要致力于蒙古历史研究，但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包括文学性质的著作，因而也间接传播了蒙古文学和文化影响。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以蒙古族文学受到汉族文学影响为主要内容，或者说在汉族文学影响下，蒙古族文学的主体重构活动为主要内容。清代蒙汉文学关系，不仅显示出汉族文学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显示出蒙古族文学和文化，接受和消化他民族文学和文化影响的能力，显示出蒙古族文学与文化，在受到他民族文学与文化影响时的积极的主体重构精神。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其所以会有如上的广阔内容，是由清代蒙汉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语言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异同适当关系，在地理位置上的相邻状态所决定的，是蒙汉两个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进行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对分析和认识蒙古族文学的个性，对分析和认识汉族文学的个性，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蒙古族在翻译汉族文学作品时是怎样选择的，一部汉族文学作品在被翻译为蒙古文的过程中经过了怎样的变化，这都是研究蒙古文学个性的极好例子，也是研究汉族文学个性的极好例子。同时，这样的例子，对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文本传播中的变化，不同文化撞击中的深层内容等等，也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中，可以发现对研究民族文学关系理论，对探讨比较文学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大量例证。这使清代蒙汉文学关系成

^① 《元史新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版出版者说明。

为理论层次较深，有较高研究价值的课题。规律从来就是由两个端点产生的。一个是对大量个别事物的归类综合，一个是对典型事物的具体分析。任何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現象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一般的、普遍的、必然的内容。所以对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考察，甚至对其中许多具体个案的考察，例如对《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考察，以及对一些汉文小说蒙古文译本的考察，也会有超越其自身的，可以为从事同类研究提供借鉴的某些规律性内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本书关于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属于探索的阶段。因此，没有对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各个侧面，都给予同样的关注，而是只涉及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专题性内容；其二，本书的“导论”，从研究国内各民族文学关系角度，阐述了作者关于比较文学理论的某种认识。作者自撰写《〈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开始，致力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已经二十余年。这篇“导论”是对作者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理论总结。“导论”与后面关于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是一种互相说明的关系。关于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为“导论”中的理论阐述提供了事实根据，“导论”中的理论阐述则赋予后面的专题研究以理论的框架。

当然，无论“导论”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或者关于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这本书都难免存在错误。对此，还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导论：

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

(一)

概念和范畴的模糊性，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但是，在人文各类学科中，像比较文学这样在概念和范畴方面几番变动的情况，也并不是很多的。这说明比较文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科。人们需要它，但是关于它的认识，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比较文学”的术语产生在法国，比较文学首先在法国发展起来，而且在法国最受重视，这都与法国以及西欧诸国的国情有关^①。这除了当时的法国文学发展领先世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法国文学史研究，需要研究法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主营是研究法国文学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欧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西欧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得到古代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滋养，都信奉基督教义，都有过拉丁文学史，都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熏陶，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影响等等。他们在文学上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关系。这使得法国以及西欧各国的文学史研究，出现研究比邻国家文学关系史，亦即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

在法国提出的比较文学概念上，打出第一个缺口的是美国学者。在这同时，也出现了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法国学派注重从影响源出发的影响研究，注重实证研究；美国学派注重从接受方出发的影响研究，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联系。法国学派主张比较

^① [日]野上丰一郎著，刘介民译《比较文学论要》：“1827年，法国的维勒曼在巴黎大学讲学，第一次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同文中还对各国开展比较文学教学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并说：“当然，事实上今天法国无可置疑的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地。除法国外，德国、英国、意大利及美国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可是，象法国那样，国家支持，学术界热情奖励那样的国家却没有。”见刘介民编《比较文学译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第33—34页。

文学即“国际文学关系史”。他们说：“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①美国学派则认为，比较文学包括“国际文学关系史”，但是不应该局限于“国际文学关系史”。他们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②

比较文学传入中国后，在概念和范畴上前后也有过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的问题。事实上，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这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比较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再度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还是拒绝了国内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那时的许多比较文学专家，仍然坚持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概念。国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一个国家之内的文学关系研究，当然不能包括在比较文学范围之内。后来，随着对比较文学概念的重新认定，才将国内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研究也包括在比较文学的范畴^③。

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源，主要是东西方关于民族概念理解的区别，以及比较文学概念的不规范。国内一些研究者，最初坚持只有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是比较文学，是源于西方学者关于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概念。提出比较文学概念的法国，以及当时的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学者从自己

① 《比较文学》，〔法〕马里奥·法朗索瓦·基亚著，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1页。

②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美〕亨利·雷马克著，张隆译。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张隆译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页。

③ “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性。”见《比较文学概论》，陈惇、刘象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大量事实说明,跨越国界的文学研究,不一定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不跨国界的文学研究,不一定就不是比较文学。以国别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立身的基础,将比较文学的定义,局限在“国际文学关系史”的范围内,这在一开始就存在着不科学的方面。因此,将一国之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就成为比较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更规范的角度,更广阔的范畴内,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许多理论问题。

① 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蒙古国进修期间，听到一位接受这种观点的学者说：“你们中国的蒙古人跟我们蒙古国的蒙古人，属于同一个种族，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你们中国的蒙古人与中国的汉人属于同一个民族，但是不属于同一个种族。”他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这些蒙古人不同于同一个国家。他对我说那些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民族的观点，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②法国的种族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是按国籍划分的（1975年）。其状况如下：“法国人 93.5%，葡萄牙人 1.4%，阿尔及利亚人 1.4%，西班牙人 0.9%，意大利人 0.9%，摩洛哥人 0.5%，突尼斯人 0.3%，其他 1.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 1985 年版，第二卷第 882 页）法国当时是（1975 年）总人口 5425 万，主体民族除其他民族的口外，总计数百万，较多者（如葡萄牙人）也只是几十万。这就是说，在十八世纪初，法国人提出比较文学概念时，大约是不需要考虑到各国各民族文学关系问题的。英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国内民族文学的状况，与法国会有区别。但是根据欧洲文明史学史，可以发现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与国内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与法国会有区别。但是在各国文化发展重要性上，确实有巨大的差别。对他们来说，研究历史上不同系统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法国人按国家名称划分国内民族的成分，这说明国内不同民族在文学上的关系，在法国事实上是可以附属国际间文学关系范畴的。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疆界和民族疆界，有时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了单一成分的民族国家；但多数情况是不一致的，在一个国家的地域内居住着众多民族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们散布到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现象亦非罕见，因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又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就必须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夺得国内市场，使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区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消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的一切障碍。”“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西欧各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第330页）

系问题，等等。在人们关于比较文学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理解中，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包含着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各种不同认识，乃至包含着关于不同国家文学关系，关于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各种不同认识。这是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领域其他许多具体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的一个根本性区别。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内·韦勒克曾经说：“企图把‘比较文学’缩小成文学的‘外贸’，无疑是不幸的。……这种狭隘意义上的比较学者，只能研究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他甚至不可能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品，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① 雷内·韦勒克在这里尖锐批评了比较文学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可是，比较文学的演变为文学“外贸”，却又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中可以包含非文学的价值因素，特别是包含关于如何理解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关系的内容。当然，从美国学派的这种批评中，也可以发现批评者的民族性“色彩”^②。

比较文学的复杂性，特别突出表现在关于“世界文学”或者“总体文学”的理解的不同。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歌德提出的：“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③ 歌德“世界文学”的概念，无疑给予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很大的启发。例如，法国学者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在他的关于比较文学的著作中，就是这样说的：“比较文学是由于世界主义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它兼有历史地研究世界主义文学的意愿。”^④ 但是，许多比较文学研究者以“世界文学”的推进者自居，却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即：“世界文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歧义的概念。世界文学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学的统一性相互关联，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关于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学、不同国家文学、

① [美]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前引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23页。

② 至少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产生之初，美国文学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有限的。这使得美国文学在文学的“外贸”中处于“劣势”的地位。它受到别国文学影响多，给予别国文学影响少。这就是说，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观点中，也是折射出自己特定“境遇”的色彩。

③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④ 《比较文学》，[法] 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著，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章”第1页。

不同文化的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就很容易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出于各自境遇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翻开比较文学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世界主义文学的觉醒”，以及“历史地研究世界主义文学的意愿”，曾经有过何等不同的理解^①。

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作撰写的《文学理论》一书中说：“无论全球文学史这个概念会碰到什么困难，重要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出‘比较文学’或者‘总体文学’或者单单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有明显的谬误。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不可能怀疑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西方中世纪文学与主要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而且，在不低估东方影响的重要性、特别是圣经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这些学术上的成就冲破了已经确立的民族主义的樊笼，令人信服地证明：西方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它继承了古典文化与中世纪基督教义丰富的遗产。”^②这就是说，比较文学在一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研究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学的。它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成绩，就是确认了西方文学的整体性。并且，这个西方文学的整体，是建立在“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这样一种观点之上的。从东方文学的角度看，这个西方文学整体与比较文学定义所说的“世界文学”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此外，美洲早年印第安文学怎样归属到这个西方文学整体

① “艾略特心目中的‘全人类文学’尽管十分具体，却没有超出西方文明的范畴。……艾略特提到庞德与白璧德，把这两个人对中国哲学的共同爱好说成是‘抛弃了基督文明的传统。’”〔美〕哈利·列文《庞德、艾略特与比较文学的概念》，龚文庠译。前引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52页。一九二三年，高尔基给罗曼·罗兰写信，夸大了欧洲的作用。信中说，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人类首先是指欧洲’，是欧洲哺育了世界的思想，……”见〔法〕雅克·鲁斯著，罗凡译《罗曼·罗兰和东西方问题》。同上书第162页。

②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45页。韦勒克、沃伦主张“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地追求全球文学。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的观点，也许更为合理：“全球水平的统一性不需要削弱民族、亚民族和地区水平上的多样性。相反，民族、地方和地区的多样性是在全球水平上整合的一个持久的先决条件。”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美〕欧文·拉兹洛编辑，戴侃、辛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